

莫负寒夏

Summer
&
Jason

[下册] ————— 丁 墨 ◆◆◆◆◆ 著

愿你懂得我，愿今后每一个晨昏与黑夜，
我们都是重逢之后，彼此珍重的模样。



花洲文艺出版社

莫负寒夏

下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莫负寒夏 / 丁墨著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6.5

ISBN 978-7-5500-1719-1

I. ①莫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81009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@bhzw.com

书 名 莫负寒夏
作 者 丁 墨
出 版 人 姚雪雪
出 品 人 李国靖
特约监制 何亚娟 燕 兮
责任编辑 王丰林 周振明
特约策划 何亚娟
特约编辑 悦 悦
封面设计 郑力琿
封面绘图 幻电放映
版式设计 王雨晨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1/32 880mm × 1230mm
印 张 17.25
字 数 540千字
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49.80元 (全二册)
ISBN 978-7-5500-1719-1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6-114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Contents

第四卷

山月惧相逢

第二十二章 002

第二十七章 075

第二十三章 017

第二十八章 092

第二十四章 0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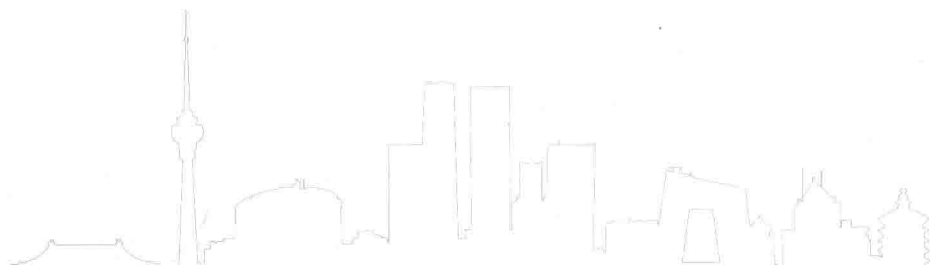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九章 108

第二十五章 049

第三十章 123

第二十六章 060

第三十一章 128



第五卷

原来有情痴

第三十二章 140

第三十五章 179

第三十三章 154

第三十六章 190

第三十四章 16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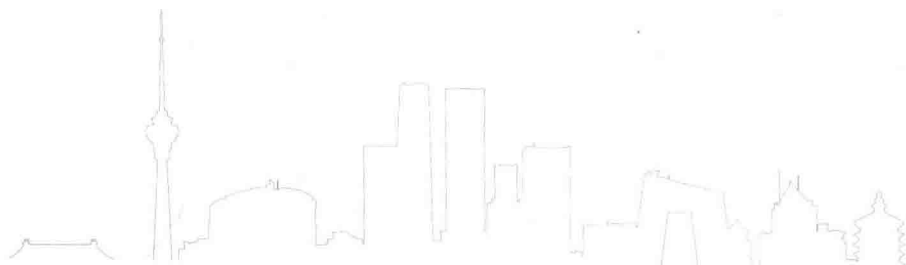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七章 200

目 录

Contents

番外合集

番外一	210	番外五	225
番外二	214	番外六	235
番外三	216	番外七	240
番外四	217	番外八	248



第四卷

山月惧相逢



他问：“这些年，你就从没想过要回来？”

木寒夏沉默。

他说：“回来看看我？”

第二十二章



2015 年春。

如今，当木寒夏回望，她会发现这六年其实过得很快。快，大抵是因为忙碌。起初，她把所有的精力，都投放于学业；毕业后，投放于工作。对于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子来说，在美国杀入职场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然而她做得很好，年年加薪，成果斐然，成为商业营销领域的一枚精英。

她有时候也会想，哦，她已过上了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，回到了她这一生原应该走的路。

可曾经，也有另一条路的。那条路不一定不好，那条路上的风景也许更加令人痴迷振奋……每当思及此处，她就令自己收敛心神。仿佛想起的，真的仅仅是一条错过的路而已。

然而时光已一年年过去，她从当年初到美国时的孤勇女子，成了现在时时沉稳温和的女人。

工作闲暇之余，她只做一件事：旅行。她本来就是热爱行走的人，这些年，内心对旅途的渴望更强烈。她走过了美国许多个地方，她也去了南美洲、欧洲、中东……只是从没回过亚洲，没有回过中国。自己的故土，却像一块禁区，六年了，她无法回首。

但在这个已经 29 岁，不再拥有豆蔻年华的女人的内心深处，她其实知道，终有一天，自己是要回去的。因为越漂泊的人，其实越恋家，她不会永远留在异国。所以当这一天真的来临，她因为工作、因为某些更重要的目的，需要回北京时，她也只是坦然接受。

她在内心深处，深刻地明白，已经物是人非了。

北京那么大，商界那么广阔，她要碰上他，其实很难了。

而六年来，那个从未出现在她面前的人，大概，终于已是陌路人，再也不会出现了。

飞机平稳行驶在云层间，引擎沉闷的声响似远似近。木寒夏打了个哈欠，睡醒了，摘掉眼罩。头等舱的空姐走过来，微笑躬身，“女士，您要喝点什么？”

“红茶，谢谢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不一会儿，茶送过来了。木寒夏捧着烫手的玻璃杯，从包中拿出一本杂志。这是她昨天在纽约机场看到后买的。

她慢慢地往后翻，就到了这本外文杂志对“中国风臣集团”的专题报道。

她啜着茶，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看下去：

“风臣集团现任 CEO 周知溯先生，上月 17 日出席在田纳西州举行的中美企业家商会，与数位华商畅谈中国经济形势……

“风臣集团 2014 年实现年营业收入 300 亿元，拥有员工 5000 余人……

“周知溯先生强调，未来风臣集团的主营方向依然是金融投资、房产、服装等领域，同时也会密切关注电子商业、高科技板块……

“记者就周先生现场发言，提出问题……”

整篇报道的主角就是周知溯，并没有提到其他人，也没有什么令人惊异的消息。

一直看到最后一句话：“……我们期待风臣集团在新的一年的表现。”木寒夏合上杂志，就放在飞机上，不打算带走了。

时间过得好快。飞机已经开始下降，层层流云扑面而来。遥遥望去，下方的北京城，似乎还是老样子，四四方方，密密麻麻，跟六七年前没什么两样。但木寒夏知道，它必然已不是她记忆中的模样。什么，都会不一样了。

曾经是她在职场的真正起步地——北京，到了。

方宜集团，是国内知名综合性上市集团，业务涉及房地产、商业地产、电子等，近年来发展趋于平稳。因为一些机缘，木寒夏在美国与方宜董事长陆栋

结识。两人相交了数次后，才有了木寒夏这次回国之行——担任方宜集团下设一个事业部的副手。而事业部的负责人，是陆栋的独子、集团太子爷、年仅23岁的陆樟。

至于木寒夏这一趟走马上任，承担的具体目的，暂时按下不表。

方宜集团旗下商业地产事业部的办公室经理叫冯楠，负责行政接待等事宜，今天就是他具体跟木寒夏联络的。

机场高速很堵，冯楠的车开得有点慢。他在车流中小心翼翼地往前挤，还得应付小老板陆樟的电话。

“我说老大，我就快赶不上接人了，咱能回来再打电话吗？”冯楠说。

陆樟在集团内部有“混世魔王”的称号，从来就不是好相与的人。他在电话那头哼了一声，说：“你去接那个老女人了？”

冯楠答：“对啊。”

陆樟说：“接个屁！”

冯楠失笑道：“大少爷，我知道你烦这些莫名其妙的人。但她是董事长钦点的事业部副总，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，董事长可是交代过要让人家感受到回家的温暖，我能不去吗？”

陆樟忽然又笑了，说：“行，你去接。反正她也待不久。”

冯楠一听他的语气，就知道这位少爷回头要跟人使坏了。不过人在职场混，谁都要留三分精明。这不是他能干涉的事，谁让陆樟才是董事长独子，将来的大老板呢？

冯楠安慰道：“老大，你也别上火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先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呗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先挂了，到机场了。”

陆樟嗤笑一声，挂了电话。

冯楠站在接机口，手里举着个牌子：“方宜集团木寒夏。”等了一会儿，他注意到前方走来个年轻又有风韵的美女。

瀑布般柔黑的长发，鹅蛋脸，眼亮肤白。穿着休闲外套和牛仔裤，却显得气质大方稳重，神色从容。

像个大家闺秀。冯楠下意识多看了两眼。

直至……对方走到他的面前，站定。

冯楠心里叫了一声，不是吧，简历的一寸照上，可没有这么靓丽动人啊。

但他迅速换上笑容，问道：“您好，您是……木寒夏木总？”

木寒夏微微一笑，伸手说道：“你好，我是木寒夏。你就是冯楠？”

冯楠忙跟她握手，说：“是的是的，我就是冯楠，董事长和大陆总让我来接您。木总，您一路辛苦了，我们先上车？”

“好的，谢谢你。”

冯楠主动接过她手里的箱子，带她往停车场走。见她虽然漂亮又年轻，但是谈吐举止都很沉稳，尤其嗓音温凉平静。虽然不摆架子，但又不会让人觉得很容易亲近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个有气场的女人。

车一路往市区里开，这些年北京变化还是挺大的，木寒夏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。冯楠察言观色，笑道：“木总，您有好些年没回来了吧？这些年北京变化可大呢。前几年南城还跟农村似的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，现在全建得漂漂亮亮的，房子也贵。地铁又通了好多条，京郊那些民营企业，全倒了。现在好的就是金融、地产、互联网电商……不过 08 年奥运那会儿，每年还有三百多天蓝天呢，现在整天雾霾，您瞧瞧这天……”

他一口流利地道的北京话，很健谈，说得又有趣。木寒夏听着听着，仿佛也能想象出这些年城市的变迁，所以听得很专注。

一直开进了国贸地区。

许是这里几年前就已达到北京繁华的巅峰，所以在木寒夏眼里，居然没怎么变样。当然，还是多了一些新的建筑，车从一座她没见过的、银灰色的摩天高楼旁驶过时，冯楠说：“这里就是鼎鼎大名的风臣集团的总部大楼。您在国外，应该也听过风臣吧？”

木寒夏答：“听过的。”

“风臣集团还是牛啊，年年高增长，风光无限，领导人也有眼光。前几年楼市那么好，他们却开始拓展金融投资业务。结果这几年楼市不好，他们却赚翻了。听说去年光投资这一块，就赚了几十个亿。”冯楠说。

木寒夏笑着没说话。她抬头看着那大楼，还真是，巍峨、时尚、气派，高

耸入云，令人只能仰视了。

见她似乎有些出神，冯楠想了想，又笑着说：“对了木总，我还听说过一个好玩的八卦，关于风臣创始人，也就是他们董事长的。您听过没？”

“什么八卦？”

“他们的董事长，是个奇人，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事业成就。但是这些年没消息了，听说是看破红尘，到庙里当和尚去了。”

木寒夏微微一顿，“出家？不是说……只是辞职，不再管事了吗？”

“嘿！”冯楠道，“谁知道呢？我也是听人说的，不过我觉得挺可信的。您听我分析啊，据说他们董事长今年才三十多岁，人长得也挺帅。可是这么大的公司，说不管就不管，而且好像也不爱女人，一直打光棍。您说一个年轻男人，不爱财不爱权也不爱色，那不就是看破红尘四大皆空了吗？”

冯楠心细，先带她去了一家江城菜餐厅，不急不慢地吃了午餐。木寒夏吃得还挺舒服和怀念的，然后冯楠领她去看了套二居室，就在国贸。

冯楠说：“木总，董事长交代了，您在国内的衣食住行，一切都按最好的来。不过我觉得长期住酒店，其实不太方便，太冷清了，也没什么私密性。这套二居室是酒店式公寓，离公司也很近，走路5分钟就能到。您看您是想住这儿，还是习惯住酒店？酒店我也准备好了。”

木寒夏四处看了看，这套房子装修得十分雅致舒服，床、衣柜都是崭新的，打扫得一尘不染，显然是冯楠用心准备的。她觉得冯楠这人办事很得体周到，又能自己拿主意，于是笑道：“这里很好，谢谢你。”

冯楠看到她眼中毫不掩饰的欣赏之意，心情也蛮愉快的。他虽然年纪轻，但在方宜集团摸爬滚打已经有几年了。他就喜欢给聪明又通透的领导办事，因为人家同样会看到你的聪明和用心。哪像陆樟，那叫一个我行我素喜怒无常，难伺候。他的脑海中同时浮现一个念头：不知道看到这么漂亮有气质的“老女人”，陆樟会作何反应？陆樟一向讨厌外人掣制自己，但对美女从来都是怜香惜玉的。这下说不定要为难了！

“木总，您下午要不要休息一下，倒倒时差？还是有别的安排和需要，反正我全天候命。”冯楠又说。

“不用休息了，我在飞机上睡了很久。”木寒夏说，“下午能不能去公司里看看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冯楠答，“那我先下楼，您休整休整，好了就叫我。”

冯楠离开了。木寒夏坐了一会儿，去洗了个澡，换了身相对正式但又不那么严肃的衣服出来。米色大衣，里面是简单的衬衣和长裤，再把长发盘起，然后，她走到窗边眺望。

这里楼层很高，国贸的景色一览无遗。无数林立的高楼，包括远远的对面，风臣的总部大楼，整面恢宏的银色玻璃幕墙，在阳光下微微发光。

木寒夏脑海里，忽然响起冯楠刚才说的话：听说他们年轻的董事长，去出家当和尚了……

她静默片刻，微微一笑。

不可能的。那个人，是天生就活在名利场中的男人。他或许会暂掩锋芒，但不会真正抽身离开这繁华的大千世界。

虽然只是方宜集团下设的一个事业部，商业地产部的格局还是非常大的。下辖全国一百多家商城，为集团贡献 1/3 的营业收入。在这个领域，是仅次于风臣的行业老二。不过据说这几年陆少爷不太管事，都交给下面的人担着。好在集团的商业地产模式很成熟，所以也算平稳运行着。

事业部的办公大楼也在国贸，是幢青灰色的时尚建筑。木寒夏跟着冯楠，直接上了总裁专属电梯。

这一层占地有千余平方米，装修得十分精致奢华，处处晃眼。木寒夏并不喜欢这样的风格，神色平静。这时冯楠说了句：“这一层是按照小陆总的喜好装修的，他什么都喜欢最好的。”

木寒夏笑而不语。

结果等他领她到了总裁办公室门口，却发现里面根本没人，门口秘书的桌子也是空的。冯楠有些无奈地看了一圈，说：“木总，对不住，咳……小陆总上午还在上班呢，现在大概有什么事离开了。他的秘书上周刚被他开掉，所以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要不，我先带您去别的地方转转？我看他今晚点会回来，因为他刚买的一套游戏装备还在办公室里，那是他的心肝宝贝，肯定还要

拿回家里去。”

“好。”

冯楠带着她，跟其他两位副总见了个面，简单聊了几句，都还比较愉快。然后就按她的意思，下楼去看方宜在附近的一座业绩最好的商城。

此时已是下午，春日淡薄的阳光洒在街头。冯楠在商城楼下停好车，陪木寒夏一起往里走。这时，对面车道驶来一辆黑色卡宴，缓缓停进车位里。

有些习惯，这么多年一直跟随着木寒夏。成了习惯，好像怎么改也改不掉，索性就随它去了。譬如无论在哪个国家、哪个地方，看到卡宴，她的目光总会停留，多看几眼。

她扫了眼车牌，陌生的：京 CL8M27。车内的人，她并没有留意。

“木总，这边。”冯楠说。

木寒夏跟着他，走进商厦。她并未注意到，身后那辆卡宴的后车窗，缓缓地，降了下来。

陆樟今天心情很好，因为听冯楠说，那个老女人下午来办公室找他了，却被他放了鸽子。而且他下午跟几个哥们去一家会所玩，还赢了他们十多万。钱不重要，关键是手气旺。

他哼着游戏中的小调，双手插在裤兜里走出电梯。此时天已经黑了，顶层还有几个员工没下班，看到他都忙笑着点头道：“陆总好！小陆总好！”

“嗯。”他神色平淡地走过去。

远远地，就见门口秘书的办公桌后，坐着个女人。他挑了挑眉。

冯楠这事儿，办得不错。

早让他找个靠谱又带得出去的秘书回来。上一个秘书，漂亮归漂亮，可傻乎乎的，特别老实，什么都要请示他。他都快烦死了，没两星期就找个理由把人开掉了。

眼前这个就不同了，看起来大概二十六七岁，虽然年纪大了点，但完全在他可以接受的范围内，长得很好，衣服穿得也顺眼，有品位。看到他来了，她就放下手里的杂志站起来，那眉梢眼角里，瞬间有了浅浅的温和笑意。

机灵。

陆樟淡淡一笑，嗓音也放得低沉蛊惑了几分，手指在她桌面上轻轻一敲，“去，先给我泡杯咖啡。”说完也不等她回答，走进办公室里。

木寒夏眼中笑意未退，往门内看了两眼，不急不慢地走向茶水间。

“对了，你叫什么？我说英文名。”他的声音传来。

“Carol。”木寒夏答道。

过了一会，木寒夏端着杯咖啡走进来。陆樟已脱了外套，他很少穿正装，长袖T恤加休闲裤和一双板鞋，就坐在庞大无比的老板桌后，朝木寒夏招招手，“Carol，拿过来。”

木寒夏把咖啡递给他，然后在他对面坐下。陆樟看到她神态沉静自若，动作不急不慢，而且坐下后，手还往扶手上随意一搭，居然还挺有气场。

哟，冯楠这回找的，还是御姐范儿的。

陆樟满意地一笑，开始喝咖啡。

“对了，Carol，你今天刚来，下午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女人来找我？下次她要再来，你继续替我挡了。看样子你应该做过几年秘书吧，这些事不需要我教你吧？”

木寒夏顿了顿，眼中掠过笑意，朝他伸出手，“你好，陆总，还没自我介绍，我是木寒夏。”

“噗……”陆樟一口咖啡喷得满桌都是。木寒夏眼明手快，把手挪开，她有点想笑，但还是忍住了。

陆樟抬起头，一脸狼狈地看着她，扯过纸巾胡乱一顿擦。木寒夏就在边上温和地看着。等他把自己收拾干净了，她脸上浅笑如常，“陆总，没想到你把我当成秘书了。希望我们今后合作愉快。”

陆樟一脸难看，“你有病啊，干吗冒充我的秘书？”

木寒夏说：“我从来没有冒充过。”

陆樟一时语塞，想想也是，是自己先入为主，还差遣人家去泡咖啡。但他心里还是不爽极了，冷哼一声说：“随便吧。总之我觉得也没什么可愉快的。木寒夏是吧，欢迎你。随便你要怎样，我就不多奉陪了。”说完背起墙边的游戏装

备，就走向门口。

“等等，陆总。”木寒夏说，“明天上午9点我想给所有部门经理开个会，谈一谈今后事业部的发展。希望你能够到场，我也有些想法要跟你谈。”

陆樟嗤笑一声，转身看着她，“这位木总，我直接跟你说，老子最烦老爷子派监工来我的事业部，走一个还来一个。你爱咋的咋的，但是记住一条，这个公司，整个集团，将来都是我的。你真想在这里久干，最好听我的，别给我整一堆事儿。这个道理，你不会不懂吧？”

他气势汹汹，木寒夏却只在静默片刻后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是不是这几年所有来帮你的人，你都是这样的态度对待？”

陆樟冷笑不语。

“所以你才一直没掌控住集团的任何实权？”她又说。

陆樟一怔，没什么耐性地骂了句“神经病”，走了。

下楼的时候，陆樟懒洋洋地靠在电梯里，想，这回还真是麻烦了。老爷子派来的不光是个老女人，还是个老狐狸精！

陆樟态度恶劣还出言不逊，木寒夏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她没有让冯楠安排晚餐，而是一个人在公寓楼楼下吃了顿简餐。饭后在小区里跑了几圈步，再上楼。这也是她多年来简单的生活习惯。

夜深人静，屋外没有星光，只有建筑上的灯光折射进来。或许是因为到了陌生的房间，木寒夏翻来覆去，有点睡不着。

后来，迷迷糊糊的时候，不知怎的，脑子里却突然冒出了今天看到的那辆卡宴的车牌。

京 CL8M27。

也许是因为到了陌生的地方，木寒夏回国的第一晚，睡得并不好。天没亮，她就醒了，换衣服下楼去跑步。

天还是黑黢黢的，又冷又静。跑了几圈，她感觉活力又回到自己身体里。经过风臣大厦时，她停下来，又看了几眼。高楼上的灯，彼此映照。风臣大厦像个高大冷硬的巨人，站在晨色里。

有些东西，她并不曾刻意逃避。譬如这些年，她也曾无数次想象，风臣会

变成什么样子。可当昨天亲眼见到这座楼，她又觉得，啊，就应该是这样。

很好，风臣很好。他必然过得也很好了。

她转身跑远了。

日出云开，暖暖的阳光照在国贸每一栋高楼的顶上。

冯楠给木寒夏安排的办公室，就在陆樟的对面。洁净宽敞，装修精致，景色开阔。木寒夏很满意。

冯楠却为了难，看了眼手表，说：“木总，已经8点50了，所有部门经理已在会议室等着了。陆总还没到，我们等还是不等？”

木寒夏坐在老板桌后，手指轻轻敲了两下椅子扶手，“等。我先去会议室，跟大家见个面。”

事业部除了木寒夏，还有两位副总。不过一位上了年纪，都50岁了，只负责财务和行政，对木寒夏的到来，既没有太热情，也没有任何不满。倒是木寒夏言笑晏晏、客客气气地跟他请教了几句方宜在业内算是高效简洁的财务模式后，这位副总露出笑意，跟她多说了好几分钟。

另一位副总本来分管运营和人力，但因为休病假，长期不在。所以木寒夏这次过来，几乎要把所有主要部门都接过来。

今天因为是首次亮相，要压住场子，木寒夏还特意化了略显成熟的妆。她谈吐不凡，又自成气度，所以会议室里的气氛，也算是融洽愉快。

只是等到9点30的时候，陆樟还没出现，大家就有点坐不住了。财务副总也不耐烦了，说：“寒夏啊，要不我们先开始吧，反正也没看他来过几次。”

木寒夏目光徐徐环顾一周，温和地说：“朱总，我们再等等吧。陆总是我们的龙头，他不来，终归是群龙无首。重要的决定，还是做不了。他在场的话，了解了我们的想法，参与做这个决定，以后我们推动工作也更方便。”

这番话说得体面又狡猾，大家都听懂了，意思是让陆樟也参与过程，免得他大少爷今后又乱唱反调。于是大家虽然无奈，但还是给面子继续等。

没想到9点50的时候，陆樟真的来了。

他推开门，目不斜视地走进来，在空着的圆桌首位坐下，然后冷着脸，跷起二郎腿，也不看木寒夏，只看着前方，说：“开会吧。”